

上海文化出版社

管新生 著

管新生·管燕草小说系列

演艺圈

女孩

父女作家
联袂推新作

老爸精心

打造——

《演艺圈

女孩》



管新生 著

管新生·管燕草小说系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演艺圈

女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艺圈女孩/管新生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8

(管新生管燕草小说系列)

ISBN 7-80646-440-9

I. 演... II. 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507 号

责任编辑: 林爱莲

封面设计: 陈 平

演艺圈女孩

管新生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cl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cl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14,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ISBN 7-80646-440-9/I·395

定价: 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我眼中的父亲 (代序)

管燕草

在我与父亲创作的这个长篇小说系列即将出版之际,应责任编辑之邀写这篇有关于父亲的文章,这使我在兴奋之余又有了些许不安,兴奋的是自出道以来还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以女儿兼作家同行的视角,充满为人子女的革命热情却又不失冷静客观地向世人描绘一下我的父亲;不安的是,我将如何才能用自己手中的笔把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父亲在以下为数不多的文字中告诉你们呢?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父亲才算是贴切的呢?

这些问题,在一个月前我欣然答应责任编辑时便一直困扰着我。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就这样动笔。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要求,吃、穿、住、行无一例外,这也许是他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个性造成的。我常常想,父亲大概就是那种大块吃肉、大口抽烟、大声说笑的人,当然他至今还没有学会大碗喝酒。他几乎像世界上绝大多数父亲一样对子女的成长过程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不过,他对我而言,更多的时间不像父亲而更像老友,他总是希望我能够有所追求有所作为。他一直对我说,人,来世一遭,总要做些什么吧……而我,透过他那厚实的眼镜就能捕捉到



他那深邃的目光——那是一种陷入对人生思考的目光。

然而，最普通的父亲身上惟一不平凡之处就是他对文学的执着追求。

小时候，在我还不怎么懂事的那会儿，就有这样两幅画面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那间弄堂房子的仅有几个平方米的小阁楼上，在那些气温超过摄氏三十七度的夏日的午后，在那连电风扇都没有的年代，桌上一叠浅绿色的稿纸，桌边挥汗如雨的父亲，还有父亲手中那支不停运动着的钢笔，伴随父亲的只有一只装满了自来水的脸盆和一条毛巾，当汗水一次又一次地浸透父亲那白皙的皮肤时，父亲便会将毛巾弄湿擦去一身的汗珠，然后继续写作。

那时的我就会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父亲，幼年的我丝毫不知道此时父亲正在稿纸上构筑他的精神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搬进了公房，父亲白天上班，到了晚上，当我和母亲都沉沉睡去时，父亲依然坐在桌旁，安静的屋子里始终响彻着“沙沙沙”的钢笔笔尖接触稿纸发出的声音。而我，经常会在深夜里不知怎地蓦然醒来，睁开瞌睡的双眼，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和父亲坐在桌边的背影便印入了眼帘——哦，原来父亲还不曾睡去，看看时钟，却总是凌晨一两点钟。有时，我也会低低地唤道：“爸爸，你还没睡啊？”父亲就会从鼻腔里发出“嗯嗯”几声，却丝毫没有停下手中笔的意思，过了好一会他才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说道：“马上就睡了，你快睡吧。”我翻了个身，很快就又进入了梦乡。而母亲通常是在临睡前将水果或者是糕点装成盘，放在父亲的桌上，抑或是对父亲说上一句：“泡饭我煮好了，晚上要是饿了，自己放在煤气上热一热，不要写得太晚，明天还要上班……”母亲总是将她的关爱捎在最简单的话语中，这一点在我后来从事写作时也充分感受到了。



父亲那只装满自来水的脸盆和那盏橘黄色的灯盏一直陪伴着我走过了孩提时代，并深深地走进了我童年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我也开始像父亲一样坐在桌边，拿起笔尖早已被磨秃了的父亲的那支钢笔，慢慢拧开桌上那只年代久远的台灯，看着橘黄色的灯光柔柔地照在浅绿色的稿纸上，每当这个时候，关于父亲创作时的情景的记忆又闪现在了眼前。

尽管父亲在他十九岁那年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迄今已在全国各大报刊出版社发表了好几百万的文字，可是他却经历了无数次的退稿。我无法想象，父亲在那些“三班倒”却每天仍然从事写作的日子里，承受着那一次次对他作品不认可的退稿时，他是如何坚定地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文学？在那些稿酬千字只有几分几角甚至知识分子连起码的地位都没有的岁月里，父亲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对文学的酷爱和执着走上文学之路的？

直到今天，在文学面对愈来愈残酷的市场经济的时候，父亲依然没有忘记赋予他创作动力和源泉的土地——工厂。

他关注处于转型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状和那些最普通的工人们的生活，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兄弟时代》（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充斥着对国企命运的思考，蕴含着对“人性”这一命题的探求，凝结着对整个时代的感悟。还没有杀青的长篇小说《上海没有寓言》则是对一群下岗失业工人生存现状的直面。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父亲也不知开了多少次的下岗工人座谈会。我常笑他有“工厂情结”，因为父亲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工厂的关注。所以，在1997年“上海市十大艺术家”的首届评选中，他被授予了“上海工人小说家”的荣誉称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任何一个认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创作面极为宽广的作家，他写过武侠小说、情爱小说、惊险悬念小说……乃至这次最新创作的有关演艺圈的故事——《演艺圈女



孩》。

作为同行,我谨以一个小字辈的作家衷心地祝愿管新生同志的创作道路愈走愈宽,不断有更新更优秀的作品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作为女儿,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爸爸,在写作的同时更要注意休息,多多参加体育锻炼,愿到来年,你那略肥的体形可以变得苗条些——更苗条些!

2002年5月31日,于上海寓所。

海浪。

沙滩。

朝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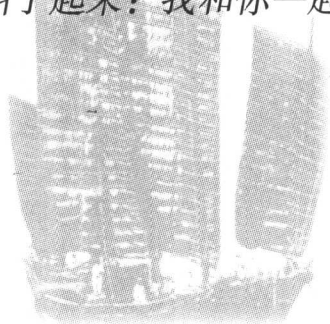
一个小男孩用沙垒成了一条船，立起身体高喊道：“出海喽！出海喽！”

边上一个小女孩也用沙垒成了一条船，也叫了起来：“我也出海喽！”

小男孩道：“海上有好大的风好大的浪，女孩不行！”

小女孩呆呆看了他一会，忽然伸手遥指海上初升的太阳：“我到太阳那儿去！”

小男孩叫了起来：“我和你一起去！”



目 录

YANYIQUANNUHAI

楔 子/1

第一章 渔岛温柔,三少女和一个男人 / 11

第二章 红楼无梦,宝玉黛玉亦唱歌 / 28

第三章 红皇后,大亨,青春没有偶像 / 53

第四章 大腕的弟弟很大腕,马明的刀 / 76

第五章 定情之吻,变戏法,饭碗没了 / 99

第六章 替身,鸟枪换炮,樱桃红了 / 123

第七章 第三者的玫瑰,梅花表钓鱼——愿者上钩 / 148

第八章 生米做熟饭,有人吃醋,图纸失窃 / 170

第九章 蒙冤,跳楼,告别,集体叛变 / 199

第十章 无法哭泣,大海是个海 / 224

第十一章 狼来了,义演,无毒不丈夫 / 246

第十二章 阿兰也疯狂,摩托,太阳,滴血的辉煌 / 265



1

海浪很气魄地推移着沙滩。

沙滩很浪漫地沐浴着太阳。

太阳很慈母地抚摸着岛屿。

扁舟浪中行，帆影天边走，一张渔网漫天撒，捞上来的不是金就是银。

一幅绝对诗情画意的水上人家图。

无奈天有不测风云。一俟老天爷变了脸，渔家们只得风口浪尖上打滚，惊涛骇浪里讨生活，一时间，几叶船倾几人生还，海边又平添了几多衣冠冢……

几人能解渔家愁渔家苦？

骚人墨客偏爱千古吟诵：三两声渔鼓夕阳，七八叶渔舟唱晚。

渔家自有渔家乐，渔家自有渔家愁。予谓不信，去问浙江舟山那星罗棋布的群岛，当有千百年的历史为你描述无穷无尽的故事……

2

龙岛，是那数不清的岛屿中一个相对而言算是比较大的岛。

星星点点的屋舍分布不匀地散落在岛上，构筑在山道边岩石上，隐藏在绿树丛中，却也构成了一个松散型的渔村。



今天是龙岛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一片空旷的场地上,已经搭起了一座简易舞台。台前台后都是忙忙碌碌的人影,间或,还划过了几声悠扬的器乐声。

一条贯穿舞台上方的大红横幅抖出了渔民们心底的秘密:

“热烈欢迎县越剧团下乡小分队来龙岛演出。”

四面八方的渔民正扶老携幼向舞台前涌来。

欢笑声嬉闹声汇成了一片……

此时此刻,龙岛码头更是热闹非凡,渔船帆影在络绎不绝地骑浪踏涛驰来泊岸。

拴上缆绳跳上岸的渔民们人人喜气洋洋,无论相识不相识的老远就互相打着招呼:“看绍兴戏去!看绍兴戏去!”

一个站在船头上的老渔民,手搭凉棚看着那些离船上岸而去的人群,不知不觉喃喃地自语了一句:“就跟个过年似的……”

一语落地,他的身边蓦然爆出了一阵欢笑声。

老渔民也笑,笑得那花白的胡须一个劲儿在海风中胡乱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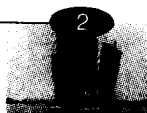
3

相距龙岛算不上太远也算不上太近的白岛,是一个很小的海岛。白岛虽然不起眼,耳朵却并不短,龙岛要演绍兴戏的讯息早已随着海风刮到了这儿。于是,白岛也顿时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去龙岛”热。

一叶扁舟又一叶扁舟从海滩上下到了海水中,一点帆影又一点帆影渐去渐远。

一个唤作梦荷的小女孩正在和父亲吃力地共同将一叶小小的渔船从滩涂上推到了海水中。

深一脚浅一脚弄得两只脚上都是泥沙的父亲一边将脚在海



水里晃着摇着看着泥沙随水而去，一边抑制不住高兴地说：“知道吗，今天爸要带你去龙岛看越剧《红楼梦》……”

没料想，小梦荷得意地咧开小嘴笑了：“我早就知道了，还有《碧玉簪》、《西厢记》、《玉蜻蜓》呢……”

登上了船的父亲也在笑：“你这个鬼精灵，好好，都看，都看，咱们上船吧……”

小梦荷看了看父亲，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会：“爸爸，我……我想叫阿兰阿云一起去，好吗？”

父亲又如何能不明白女儿的那么点心思呢？那都是和女儿自小一同长大一同玩耍的小伙伴呵，他笑吟吟地点了点头：“好吧，快点去，快点回来！”

小梦荷转身就“噼噼啪啪”踏着一地海水朝着沙滩上奔去了，随着海风送回父亲耳边的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4

一间东倒西歪屋，两棵南移北栽树，这就是阿云的家。

小梦荷远远地从田埂上奔来了，边奔边喊：“阿云！阿云！”

直到她奔到了屋前的树下，才见到小阿云木讷地从屋内走了出来。

小梦荷兴高采烈地说：“阿云，一起去龙岛看绍兴戏吧，我阿爸把船都准备好了……”

小阿云半晌方才抬起头来，一脸都是点点挂不住的泪痕：“姆妈，姆妈不让我去……”

小梦荷吃了一惊：“你，怎么哭了？”

小阿云不语。

沉默中，猛听得屋内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阿云，不准去看戏！人家看戏有阿爸摇船去龙岛，你的阿爸……阿云，我们娘



儿俩命苦啊!”

屋内陡然传出了号啕大哭声。

小阿云默默地看了小梦荷一眼,终于转身奔了进去,“妈,妈,我不去看戏了……你,你别哭了……”

小梦荷呆呆地咬着嘴唇一言不发,良久良久,才缓缓转身走了……

她来到了阿兰家的门外,这一回可就有些学乖了,她没有贸然地直接闯进门去,而是悄悄然在门外站下了,因为离着大老远的,她就听到了阿兰父亲的咳嗽声。

隔着竹篱笆墙,她探了一下小脑袋,顿时便看清了屋内的动静。

只见佝偻着身子的阿兰父亲在不停地咳嗽着,老半天才喘过一口气来:“阿兰,爸这回没法带你去龙岛看戏了……爸的身子骨不行了,一时出不了海了……”

小阿兰挺懂事地连连点着头:“爸,等我长大了,自己摇船过海去龙岛看戏……”

阿兰父亲苦笑着说:“唉,爸的这条命是捡来的……上次出海,阿云的爸和海山的爸全都让海龙王收了去,独独让我逃了一条命,可却落下了这浑身的病……”说着,又咳嗽不断。

小阿兰走过去举起了小拳头轻轻地给父亲捶着背,“爸,我不去看戏了……”

说着,她偷偷地别转了脸,洒下了一串泪珠。

阿兰父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禁轻轻叹了一口气:“哪一天,这戏班子能到咱们这小小的白岛上来演戏就好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梦荷默默地离开了。

小梦荷满腹心事地走到了村口,迎面遇上了肩背小箩筐、手执砍柴刀的小海山,不觉又燃起了最后的一丝希望,试探着问



道：“海山哥，你也不去龙岛看戏吗？”

小海山看了她一眼，轻轻地摇了摇头：“打从爸爸过世后，妈妈的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我要帮妈干活去……”

小梦荷不语。

她真的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小海山朝她露出了一个有些苦涩的笑：“我得上山去砍柴了……”

说着，他便向小山丘走去。

小梦荷呆呆地望着小海山离去的背影，眼里陡然升起了一团无法伤悲的烟雾，久久地驱之不散挥之不走……

5

海滩。

雪白的浪涛前追后逐地在娓娓絮语。

梦荷父亲倚在小船的船帮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从远处沙滩后向自己走来的女儿。

小梦荷走得很慢很慢，一副很有心事的样子。

父亲迎了上去：“怎么，她们都不去龙岛？”

小梦荷默默地点了点头。

梦荷父亲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苦笑了一声，牵起女儿的手向小渔船走去，“咱们走吧。”

又是踩着“啪嗒啪嗒”的水花，又是船边。

父亲一把将小梦荷抱了起来，举上了船。

小梦荷笑了：“爸，你真好！”

父亲不知为什么叹了口气：“我们住在这么个小岛上，活得太苦了，一年到头听不到歌声，看不到戏……我答应过你去世的母亲，只要龙岛有戏班子来演戏，我一定要让咱们的女儿看



到戏……”

阿云、阿兰和海山的脸——从小梦荷的眼前闪过，她不由得动情地叫了起来：“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父亲笑了，也上了船。

小渔船扬起了帆，缓缓向大海驶去。

船在浪上行，浪在船下涌，真个是海阔任鱼跃，天高凭鸟飞，一派心旷神怡。

海上忽然渐渐起了风浪。

小梦荷有些害怕起来：“爸爸，我害怕……”

父亲深情地看了女儿一眼：“孩子，别怕！只要你出了海，这海上就没有退路！”

小梦荷愣愣地听着，可惜她太小，她听不懂父亲话语中的意思。

风浪渐大，小渔船颠簸得厉害起来了。

小梦荷“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风浪中，父亲大声地喊道：“不要哭！你越哭，龙王爷就越生气，越生气就会把你的船摇晃得越厉害！听到吗，孩子，别哭！”

小梦荷这一回听懂了父亲的话，慢慢地止住了哭泣，擦干了眼泪。

父亲笑了：“过来，帮爸爸一起摇橹。”

小梦荷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父亲身边，两人一同奋力摇起橹来。

父亲狠狠地道：“记住，渔家人的眼泪从不轻抛大海……”

小梦荷默默地点头。

也不知过了多久，风浪渐渐平息了，连起先不知躲到哪儿去了的太阳也露出了笑脸。

一头一脸都溅满了海水珠儿的小梦荷高兴地叫了起来：“爸



爸，爸爸，海龙王不生气了！”

父亲也高兴地大笑起来，将手朝前方一指：“看，龙岛！”
不远处的海面上，清晰地现出了龙岛郁郁葱葱的轮廓。

6

龙岛之夜，是欢乐之夜。

灯火通明的戏台。

台上正在演出越剧《黛玉葬花》。

台下的观众有增无减，依然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个戏台围了个水泄不通。

小梦荷坐在父亲的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戏台上那些演员们的唱、念、做、打，嘴里亦跟随着他们哼哼唧唧。

一折戏终了，四下里响起了如雷的掌声。

小梦荷向父亲回过了头来：“爸爸，我长大了也要上台唱戏，演给爸爸看，爸爸就不要摇船渡海来看戏了……还有，让村里的人都来看戏、演戏，演林妹妹、宝哥哥，演小姐演丫环……”

父亲疼爱地一把搂住了女儿：“我的乖女儿，将来爸爸一定看女儿演的戏……”

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他的神情陡然黯然了：“可惜，你的母亲看不到那一天了，你还记得吗，她是多么的爱看绍兴戏啊……”

小梦荷无言。

父亲的嗓音一下子变得低沉起来：“那一回，也是为了来龙岛看戏，爸爸摇着船刚离开白岛，船就被大风浪掀翻了，你母亲受了重伤……”

听着听着，小梦荷的脸上不知不觉已爬满了泪……

一幅可怕的图画在她的面前缓缓展开了——



白岛。

海边。

浪急风高夜。

梦荷父亲和几个渔民一同将受了伤的梦荷母亲抬回了岛上。

几位渔民在海滩上燃起了三堆大火。

小梦荷不懂事地问道：“爸爸，爸爸，他们干嘛点火呀？”

梦荷父亲叹了一口气：“咱们的岛太小了，没有医生，没有急救药，什么都没有，只能点火求救……大岛上的医生看到这火光，就会坐大船赶来了……”

火光扶摇直上，映红了小梦荷的脸……

父亲的话语打断了女儿的回忆：“可是，当船上的医生赶到我们的白岛时，你的母亲……已经走了……”

满脸泪花的小梦荷一头扑进了父亲的怀里：“妈妈……”

父亲不语，疼爱地抚摸着女儿的头顶。他缓缓地抬起头来，目光飘向了戏台。

戏台上的锣鼓点儿响成了一片。

“宝哥哥”出场了，一声凄烈的唱腔划破了夜空：“林妹妹，我来迟了……”

父亲的眼中瞬间涌上了晶亮晶亮的泪……

7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

夕阳西下。

白岛渔村。

一条田间小径，弯弯曲曲流向了梦荷家。

小梦荷提着酒瓶从屋外归来：“爸，我给你把酒买回来了。”

